

农民办孤儿院9年收养48名孤儿



王泽林说,只要孩子们实实在在做人就行了

王泽林,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刘店乡大王庄村一名普通农民,靠种田被评为全国劳模。他从2000年开始先后收养资助了48名孤儿,让这些辍学的孩子重新回到了学校。

今年,他收养的孤儿中,又有10人被北大、武大、郑大等院校录取,至此,这所孤儿院里已经走出了27名大学生。

9月1日上午,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接见了王泽林和得到他资助刚刚考上大学的10名学生。9年来,一直戴着“体制非法”帽子的孤儿院,曾经几度几乎“解散”,如今,孤儿院已得到了越来越多热心人的帮助和政府的支持,经济在逐步好转,而体制上也即将“转正”。

王泽林说,孩子们只要能实实在在做人,多为他人着想就行了。

“每年都有人考上大学,再累我都愿意”

9月17日傍晚,细雨霏霏。王泽林站在他的“泽林孤儿院”门口,看着嬉戏玩耍的几个小男孩,满脸笑意,眼神中充满了慈祥。

作,并希望受到资助的孩子们更加努力学习、更加努力成才、更加努力奉献,报答党和政府的关心,报答各界人士的关爱。

“徐书记的接见,是对我最好的肯定,使我深受鼓舞,我一定会把孩子们照顾好。”说这话时,王泽林眼神坚定。

“看着孩子可怜的样子很心疼”

王泽林今年62岁,在孤儿院里,大部分孩子称他为“爷爷”,也有称他为“伯伯”的。

他的孤儿院位于虞城县至亳州公路小侯乡境内的公路东侧。王泽林深吸了一口烟,告诉记者,2000年6月,他从当地媒体得知,商丘市睢阳县的李艳华、李兵权姐弟俩由于家庭出现变故,失去了父母,面临着辍学。当时,李艳华11岁,她弟弟李兵权才7岁,经和两个孩子的爷爷协商后,王泽林领他们姐弟俩到家中抚养,并送他们上学。

王泽林收养孤儿的事传出后,一些失去双亲的孩子不断在亲属的带领下上门,孩子渐渐多了起来。

直到2001年春天,看到家里“实在住不下了”,王泽林决心办一个孤儿院。两个月后,一个5间房的孤儿院建了起来。接收孤儿之初的那几年,国家对农村学生还没有实行“两免一补”。在收了10个孩子的时候,学杂费、生活费开始让王泽林感觉到了压力。

他几次在夜里下决心:再来孩子,绝不能收了。可当一些孤儿找到孤儿院,哭着,甚至跪着向他诉说不幸时,他的心又软了……

“孩子那可怜的样子,谁看了都心疼,我要是不管他们,可能真的就没人管了。”几年来,王泽林一直都是这样说服自己。

就这样,王泽林收养的孤儿越来越多,至今已有48人。其中大多数来自虞城县的各个乡镇,也有虞城以外、商丘以外的。

除了这些孤儿,王泽林还

收留了7位孤寡老人。

“只要他们实实在在做人就行了”

王泽林有时也会感觉到累,累时,他习惯点一支烟,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不出来。

虞城当地人对王泽林的称呼是“王善人”,从孤儿院到老家大王庄,10多里路程,一路上遇见他的人常常掏出一支烟递给他,这在农村是一种表达敬意的惯用方式。

王泽林告诉记者,有一年夏天,他带着一个孤儿到郑州参加会议。由于不熟悉郑州地形,散会后两人拖着行李“奢侈”地打出租车到火车站。下车时,出租车司机死活不要王泽林的钱,司机指了指孤儿衣服上印的“泽林孤儿院”几个字说:“你是好人,我不能要你的钱。”

说话间,王泽林的眼眶有点湿润,他扭过头用衣袖擦了擦。对于别人和社会给他的一切,他很感激,他认为,这些都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肯定。

2003年,孤儿院里第一次有孩子考上大学,他激动地跳起来。王泽林把考上大学孩子的照片制作成展板,激励其他还在上学的孤儿。“如果实在上不了大学,我也不怪他们,只要他们能实实在在做人,多为他人着想就行了。”他说自己对孩子们的要求也不是太高,只要能做一个好人就行。

儿子不理解他,但他理解儿子

“那么多孩子,每天要伺候他们吃喝,家里的粮食也不够吃;钱也花得很快,跟流水似的。当初我不太乐意,办孤儿院,是他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王泽林的妻子袁献芝说。袁献芝告诉记者,有段时间经济困难,一到开学,王泽林就为孩子们学费发愁,一个劲儿地吸烟,很少说话。

为了省钱,他去4公里外的县城办事,从不乘车,而是骑

自行车;他也从来不在县城吃饭,再晚也要回家吃。王泽林说,一天就算省两毛钱,时间长了也能省下一大笔钱。

看到王泽林如此省吃俭用办孤儿院,袁献芝一开始不明白丈夫到底为了啥。后来看到孩子在眼前一天天长大,有的还考上了大学,看到王泽林的劲头一天比一天大,袁献芝逐渐接受了他的举动,“现在,我也想开了。”

王泽林一共有4个孩子,唯一的儿子从来就不搭理办慈善事业的父亲。前几年,从一家工厂下岗的儿子想问父亲要点钱,被父亲拒绝了。从此以后,他就走上了外出打工的路。“我不能给他钱,如果把钱给他了,这些没有爹妈的孤儿咋办?我的儿子再没有钱,也比孤儿强。”王泽林说,儿子不理解他,但他理解儿子,“我的一个孙女有小儿麻痹症,我的外孙有两个得这病的,他们都需要钱,但是没有钱也比没有亲人强。”

从2002年开始,王泽林就陆续在孤儿院四周种树,几年下来,600多棵白杨大多已成材。这些树是王泽林的希望,他指望用这些树还债。“我欠3个女儿太多,我希望死后把这些树留下来,用卖树的钱来补偿她们。”王泽林说。

为了节省开支,自从孤儿院开办以来,王泽林没有请过人,9年来,一直是由妻子和两个女儿跟随他打理孤儿院。从做饭到照顾小孩,两个女儿没有丝毫怨言,最小的女儿在郑州工作,每月还给他寄回1000元钱。

“她们都理解我,不过,我年纪越大却越感觉对不住她们。”王泽林感慨地说。

“只要有孤儿求助,我就会一直做下去”

王泽林靠承包土地、种植速生杨、培育棉花种、开办工厂挣钱,用这些劳动收入办孤儿院。有时候,孤儿院也会得到一些社会援助。

2003年和2004年是孤儿院最困难的时期,当时,孤儿院有4个孩子在上小学,15个读初中、高中,再加上几名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年下来需要十几万才能维持。

“孩子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吃得多,我不敢保证孩子们吃好,但必须让他们吃饱。”王泽林对钱控制得很严,“学费、理发、洗澡、生病、吃油、买盐、文具都需要钱,能省一个是。”

“当时,我每天都在咬牙坚持,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了,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孩子们。”王泽林说,不管再怎么困难,他从来不会主动向政府求助,“徐书记接见我时,问我有没有困难,我说没有,这个孤儿院是我自愿干的,没有人逼我这样做,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会想办法解决,别人愿意帮助,我非常感谢,但不能主动向别人要。”王泽林的语气非常坚定。

与几年前相比,如今,孤儿院的经济困境正在逐步好转。

“两免一补”后,孩子们的书费、学杂费全免了,初中住校的孩子还能领到一天1元钱的生活补助,让王泽林的负担减轻了很多。

今年年初,王泽林又开办了毛毡厂和小磨香油厂,目前,运转良好。

“现在的生活我很满足。”王泽林说,几年前,他骑的是破旧不堪的自行车,现在骑的是电动车,原来吸的是每包0.8元的黄河牌香烟,现在吸的是2.3元的红旗渠。

在经济状况好转的同时,9年来,一直戴着“体制非法”帽子的孤儿院也即将得到“转正”。目前,虞城县民政部门正在给孤儿院办理相关手续,孤儿院也将更名为“刘店乡泽林福利院”。“我估计手续很快就会办下来。”王泽林说。

“只要还有孤儿向我求助,我就会一直做下去。”王泽林说,按照他的设想,再过几年,会把孤儿院完全交给两个女儿打理。 据《郑州晚报》

结缘蓝天 沈阳有个“飞行员家庭”



“母女飞行员”

即将到来的国庆60周年阅兵仪式中,将会出现女飞行员的身影,空军首批战斗机女飞行员将驾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

1951年以来,我国空军共招收了9批共545名女飞行员,新中国的飞天女子不让须眉,创造了许多奇迹和“第一”。在这些女飞行员中,还有一对母女飞行员。

53年前 母亲成万里挑一飞行员

第一批女飞行员驾机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盛

况感染了无数女孩子,争当女飞行员成了许多应届女生人生的目标,董锁箴就是其中一分子。董锁箴告诉记者,1956年,中国空军准备在全国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第二批女飞行员,全国参加报名的女学生成千上万,最后只有一百四十余人被录取。再经过预校、航校和政治审查等一道道关口,最终只有24人从航空学校毕业,走向飞行员岗位,真可谓万里挑一了。

女飞行员的生活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风光无限,她们不仅需要承担每日大量的艰苦训练,还要忍受对家人的思念之情。董锁箴说,毕业以后,她先是被分配在空军的一个基层部

队,这里不仅远离家乡沈阳的亲人,而且与外界的联系也极其不方便。根据工作的需要,董锁箴的工作地点经常变换,经常连家人都搞不清楚她在国内的哪个地方。

战鹰坠地 那一次死里逃生的记忆

除了训练艰苦和想家外,工作的危险也非常考验女飞行员的心理素质。1964年,董锁箴与同样是飞行员的刘长翔结婚。此时,董锁箴进入夜间复杂气象训练科目,这是培训高级飞行员必须经历的阶段。为此,董锁箴所在的机组专门选择南方梅雨季节,进行特定的夜间复杂条件飞行。在27年的飞行生涯中,董锁箴曾经多次遭遇极其危险的紧急情况,不仅有不期而遇的强雷阵雨,而且还遇到过飞机起飞过程中发动机停止工作的紧急险情。然而与这些危险相比较,最让董锁箴难忘也是她遇到的最大危险,则是在一次飞行过程中飞机坠地事故。

董锁箴清楚地记得,那是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董锁箴努力寻找着模糊不清的滑行道,将飞机滑进跑道,然后是起飞、加大油门升空,最后穿过厚厚的云层开始飞行。当

第二序列学员开始操纵飞机时,董锁箴进入后舱观察。突然,已经离地的飞机与地面重重地撞击了一下,紧接着董锁箴被甩离了座椅,飞机开始不停地翻滚起来,此时,全部机上人员都清楚,他们的命运已经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不知道过了多久,逃出黑洞洞机舱的董锁箴看到,威风凛凛的战鹰已经变成了一堆废铁,所幸的是,鱼塘的土坝阻挡住了翻滚的飞机。

20年前 女儿也飞上了蓝天

从小看着飞机直冲云霄,而驾驶飞机的可能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相信没有哪个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会对蓝天充满幻想。刘宇环从小生长在与飞机息息相关的家庭,一直梦想着有一天也能翱翔蓝天。

董锁箴复员后回到沈阳,在一家医院从事医疗工作,女儿刘宇环做了接班人,也成了一名飞行员。董锁箴的爱人刘长翔告诉记者,女儿刘宇环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完全出于偶然。1989年,空军准备招收第六批女飞行员,此时刘宇环即将高中毕业,文化成绩达到招收女飞行员的成绩。为了在严格的体检程序中不掉队,董

锁箴与刘长翔为女儿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女儿的平衡能力差些,爸爸刘长翔制作了一个转椅,每天让女儿转上若干圈。妈妈董锁箴则陪伴女儿练长跑,母女俩黎明即起,坚持到野外跑1500米。每天晚间临睡前,刘宇环还要在室内原地转50圈。

结缘蓝天 一家人都是飞行员

刘长翔告诉记者,他曾经也是一名飞行员,因为工作的关系,与董锁箴相识结婚。飞行员的子女注定了有飞行的基因,在父母的影响下,刘宇环和哥哥从小不仅生活在飞行员的队伍中,而且,从小就伴随着飞机和飞行的故事长大。父母在刘宇环兄妹俩身上寄托了殷切希望,希望两个孩子将来能比他们飞得更高,希望他们能当上宇航员,所以给儿子取名宇飞,给女儿取名宇环。

1989年,18岁的刘宇环走进了空军部队。当时,刘宇环同时接到北方航空公司招收空姐和飞行学院招飞两张录取通知书。那时,空姐是一个非常火的职业,每月有三四千元的收入,而部队飞行员的工资是固定的几百元。但是刘宇环最后选择了当空军飞行员,刘宇飞

也成了飞行教导队的教官。

刘长翔说,他的家庭可以称作飞行员家庭,不仅仅爱人、儿子、女儿都是飞行员,就连女婿也是一名飞行员。

这一家人 为国庆60年阅兵而激动

刘长翔说,爱人董锁箴是第二批女飞行员,女儿刘宇环则是第六批空军女飞行员。刘宇环从1991年开始执飞,一直负责空投空运任务,2003年转业来到南航后,现在南航广州飞行部执飞,已经由一名驾驶军机的女飞行员成功转型为驾驶A320机的女机长,她也是南航首位女机长。

即将到来的60年国庆阅兵,让刘长翔与董锁箴再次激动起来,他们似乎再次被唤起当年一次次受阅时的感受。董锁箴告诉记者,她是第二批女飞行员,当年的战友基本都已经复员在家,但是作为第六批女飞行员,却很可能参加此次国庆阅兵,至少部分女飞行员需要为空中运输服务。

刘长翔向记者透露,刘宇环所在部队的女飞行员中,一些优秀的女飞行员很可能成为首批女航天员的人选。如果女儿现在没有退役,也可能成为一名女航天员。 据《沈阳晚报》